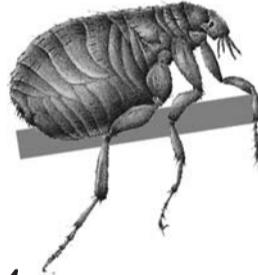




2013年元旦期间,中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极寒天气,许多城市感受到了十几年未出现的同期最低温度。气候条件不仅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,有时也会改变历史进程。教科书告诉我们,两百年前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失败,就是因为当地的严冬,然而最近有文章称,击败拿破仑的或许另有“他人”。

极寒天气并非真凶

# 虱子击碎拿破仑的东征梦



## 1 集体墓穴浮现线索

美国《Slate》杂志近日刊登文章称,21世纪初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,在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,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挖掘铺设电话线的壕沟,顺带拆除一片早已入去楼空的前苏联军营,突然,挖掘机碰到了白色的物体,司机跳下车来,看到的是数不清的人类骸骨。在近代史上,维尔纽斯(古称维尔纳)屡遭战火蹂躏,大规模处决乃至种族清洗时有

发生,这个足以容纳上万具遗骸的集体墓穴,其始作俑者又是谁呢?考古学家没费太多力气便得出了结论,他们发现,尸体堆放在3处呈V字形的战壕里,共同构成一个防御阵地的模样;随后出土的还有刻着番号的皮带扣,以及19世纪初通用的20法郎面值硬币。种种迹象表明,这些骷髅生前曾是拿破仑麾下的战士。

当年,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率领60万将士杀奔俄罗斯,最后只有3万人侥幸生还。拿破仑被公认为史上最杰出的统帅之一,他的军队则是欧陆最强悍的劲旅,官兵骁勇善战、吃苦耐劳,仅凭给养匮乏和恶劣气候,就能令其蒙受如此惨败吗?此后数年间,通过对出土遗骸的研究,结合对相关资料的分析,一个此前被人忽略的因素逐渐浮出了水面。

部队集结完毕,随着一声令下,包括仆从国士兵及后勤力量在内的数十万人踏进了波兰领土。在此之前,一切都顺风顺水,中欧平原炎热干燥,部队的行进畅通无阻,士兵的身体非常健康。虽然法军在前往波兰的沿途设立了多个流动医院,但很少派上用场。

正是在侵入波兰后,形势开始急转直下。法国军人发现,这个国家“脏得难以置信”:农民从不梳头洗脸,乱蓬蓬的头

发里到处是虱子和跳蚤,每间村舍都被蟑螂充斥,连水井也不干净。数万匹军马因疫病接二连三地倒毙,装载补给品的大车被主力部队越落越远,提供食物和饮水变得愈发困难。由于兵力太过庞大,要保持队形完整几乎不可能。随着大军逐渐接近俄罗斯边境,痢疾等常见的肠道疾病开始冒头,新的战地医院在格但斯克、柯尼斯堡、托伦相继建立,但跟不上病号的爆发式增长。

1812年6月,大军在德国东

## 2 噩梦自波兰开始

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入侵,并没有十分过硬的借口。早在1807年6月的弗里德兰战役中,法军就狠狠羞辱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军队,迫使莫斯科签署《蒂尔西特条约》。条约生效后,法俄名义上成为盟友,但始终同床异梦,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生意往来也没有彻底断绝。拿破仑盘算再三,终于以俄方“违约”为由开启了东征之路。

于,这一传染链条到了20世纪以后才被医学界知晓。

混杂着泥土的汗水浸透了法国远征军的制服,一套军装往往要穿好几个礼拜。小小的寄生虫如影随形,以衣服的接缝为家,以士兵的血肉为食。一旦皮肤被虱粪污染,伤寒胚芽就会从细小的伤口钻进受害者体内。更糟糕的是,因为担心遭到俄军小股部队夜袭,法军战士只能成群结队地睡在封闭的房舍里,结果,几乎没人能从“虱口”下幸免。进入俄罗斯不到一个月,拿

破仑就损失了8万人。

巴伦·拉雷是一名随军医生,他在私人笔记中写到,尽管法军的医疗措施在当时堪称翘楚,但没有谁能料到传染病的规模。另一位目击者描述了士兵被虱子折磨的场面:“勃艮第到芦苇垫子上睡觉,很快被虱子的动静弄醒……于是,他脱掉衬衫和裤子并扔到火中,虱子的爆裂声就像两个步兵团在交火一样……许多同僚被咬伤,继而病倒、死去……”

本版稿件据《青年参考》

## 3 几乎没人逃脱“虱口”

跨过涅曼河大约一个礼拜,有士兵开始发高烧、出红疹,重病者的脸变成青色,不久便一命呜呼。最可怕的传染病——斑疹伤寒露出了狰狞面目,在医疗卫生条件恶劣的19世纪,斑疹伤寒在波兰和俄罗斯属于常见病。1812年夏秋之交,疫情尤其严重——俄罗斯人在撤离波兰前捣毁了当地的基础设施,加上天气异常炎热,加速了各种寄生虫的繁殖和传播。斑疹伤寒由“普氏立克次氏体”引起,该病原体存在于虱子的粪便中,问题在

7月底,几名高级军官向主帅表达了担忧之情,称疫病让队伍士气大减,开小差者甚众,加上补给线吃紧,与俄军的决战恐怕会出现变数。拿破仑告诉部下:“最可怕的是我们在莫斯科面前倒下,只有赢得最后的胜利才能真正拯救我们自己。”

就这样,拿破仑固执己见,率领疲惫不堪的部队强行突破。8月17日,法军攻陷斯摩棱斯克,很快又拿下瓦卢蒂诺。俄方则且战且退,诱使对方兵分几路,深入无边无际的旷野。史料显示,到8月25日,拿破仑26.5万人的主力部队只剩16万人;又过了两周,进一步下跌至10.3万人。如此惊人的减员速度,瘟疫在其中“贡献”不小。

9月14日,法军在付出约3万人的代价后,开进了早已是空城的莫斯科,精疲力竭的法军已无法再前进半步。进入10月后,天气急剧变冷,“很少把后背亮给敌人”的拿破仑终于打起了退堂鼓,11月8日撤回斯摩棱斯克时,他发现那里的医院已被伤病员挤满。

眼见压不住局势的“皇帝陛下”只得同意全军后退到波

罗的海沿岸休整;12月8日于维尔纳扎营时,他手下还能打仗的只剩两万人了。紧接着,波旁王朝余党图谋在法国搞政变的流言传来,生怕后院失火的拿破仑带上亲信便向巴黎狂奔而去。至此,继1799年在埃及被英国海军击溃后,这位枭雄的东征之梦,再一次虎头蛇尾地画上了句号。



描绘拿破仑撤离莫斯科的油画。

## 4 瘟疫比大炮更恐怖

在立陶宛,死去的法国军人被成批地埋葬在草草挖掘的战壕中,没有墓志铭,没有十字架。直到近两个世纪后,这些化作白骨的尸体,才因为工人们的无心插柳而重见天日。

法国马赛地中海大学的戴蒂尔·拉奥特教授,专门对拿破仑大军的遗骸做了病理分析。他指出,从集体墓穴中收集的牙齿样本,29%呈现被传染病感染的痕迹;除了斑疹伤寒,“五日热巴尔通体”的DNA也在牙髓中被发现,后一种疾病同样系通过寄生虫传播。

教科书告诉我们,法军进

入莫斯科时未曾遇到猛烈抵抗,但在俄方的“坚壁清野”面前,断绝了补给而被迫撤退,最终被冷酷的“冬将军”杀得几乎全军覆没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情节,甚至为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写《1812序曲》提供了灵感。

作曲家为了烘托胜利的气氛,特地在乐章最后加入了大炮的轰鸣和敲响的钟声——不过,并没有虱子吞噬血肉时发出的细微微动。事实上,恰恰是这些肉眼几乎辨认不清的小昆虫,帮助俄罗斯人击碎了拿破仑的野心,进而改变了历史进程。